

宋文鑑

和
339
23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九

墓誌

吳王李煜墓誌銘

穆夫人墓誌銘

徐文質墓誌銘

种世衡墓誌銘

范純臣墓誌銘

吳王李煜墓誌銘

徐鉉

柳開

穆修

范仲淹

富弼

徐鉉

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蓋
運歷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享蕃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
飾壤懿範流光傳之金石斯不誣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
庭堅贊九德伯陽恢至道皇天眷祐錫祚于唐祖文宗武世有顯
德載祀三百龜玉淪胥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長安
故我顯祖用膺推戴焜耀之烈載光舊吳二世承基克廣其業皇

和
292
23

東坡

新錢文
有拘

宋將啟玄貺冥符有周開先 太祖歷試威德所及寰宇將同故
我舊邦祇畏天命貶大號以稟朔獻地圖而請吏故得義動元后
風行域中恩禮有加綏懷不世魯用天王之禮自越常鈞鄴存紀
侯之國會何足貴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
志奉烝嘗恭色養必以孝賓大臣事耆老必以禮居處服御必以
節言動施舍必以仁至於荷全濟之恩謹藩國之度勤修九貢府
無虛月祇奉百役知無不為十五年開天眷彌渥然而果於自信
怠於周防西鄰起釁南箕構禍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
辭始營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 太祖至仁之舉大賚為懷錄
勤王之前効恢焚謗之廣度位以上將爵為通侯待遇如初寵錫
斯厚 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釋及飛天在
運麗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秩侍從親禮勉諭優容
方將度越等彝登崇名數嗚呼閩川無捨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
年秋七月八日遘疾薨于京師里第享年四十有二 皇上撫几

興悼投瓜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歿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太師
追封吳王命中使蒞葬凡喪祭所須皆從官給卽其年冬十月日
葬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夫人鄭國夫人周氏勳舊之族
是生邦媛肅雍之美流詠國風才實女師言成閨則子左干牛衛
大將軍某襟神俊茂識度淹通孝悌自表於天資才略靡由於師
訓日出之學未易可量惟王天骨秀穎神氣清粹言動有則容止
可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為周孔之道不可暫離經國化民
發號施令造次於是始終不渝酷好文辭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
頌宣尼載笑載言不忘經義洞曉音律精別雅鄭窮先王制作之
意審風俗滄薄之原為文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說
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於弧矢之善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
精絕本以惻隱之性仍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賞人之
善常若不及掩人之過唯恐其聞以至法不勝姦威不克愛以厭
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

行終於亡國道有所在復何媿歎嗚呼哀哉二室南峙三川東注
瞻上陽之宮闕望北邙之雲樹旁寂寂兮迥野下冥冥兮長暮寄
不朽於金石庶有傳於竹素其銘曰
天鑒九德錫我唐祚縣縣瓜賦茫茫商土裔孫有慶舊物重覩開
國承家疆吳跨楚喪亂孔棘我恤疇依聖人既作我知所歸終日
靡俟先天不違惟藩惟輔永言固之道或汚隆時有險易蠅止于
棘虎遊于市明明大君寬仁以濟嘉爾前哲釋茲後至亦覩亦見
乃侯乃公沐浴玄澤徊翔景風如松之茂如山之崇奈何不淑運
極化窮舊國疏封新阡啟室人憇之謀卜云其吉龍章驥德蘭言
玉質邈爾何往此焉終畢儼青蓋兮袞袞驅素虬兮遲遲卽隧路
兮徒返望君門兮永辭庶九原之可作與緜嶺兮相期垂斯文於
億載將樂石兮無虧

穆夫人墓誌銘

柳開

漢開運元年開叔父諱承贊卒叔母穆年二十有七薨居四十五

年歲已丑五月歿於家後七年葬叔父墓中唐季我先人瑩館陶
縣北三十里周廣順中始葬叔父大名府西南二十里村曰馮杜
開近歲連上書天子哀之賜錢三十萬使葬先臣之屬得華州進
士王煥襄其事煥義者也恭恪弗懈成開之心柳宮姓爲地法利
坤艮自叔父墓東下十七步我皇考之墓又東下仲父諱承昫
之墓各以子位從之又東下叔父諱承陟之墓步悉如九數叔陟
無嗣以季父諱承遠之墓同域焉故昭義軍節度推官閔叔母長
子也閔叔父卒始生次子也趙氏故婦女也次病廢老於室開爲
兒時見我烈考治家孝且嚴視叔母二子常先開與閔我母萬年
君愛猶已勤勤儲儲常懼有闕乃叔母至老我二兄至成人不類
諸孤兒寡婦月旦望諸叔母拜堂下畢卽曰上手抵面聽奉我
皇考誠告之曰人之家兄弟無不義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
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至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汝
婦人所作男子有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役吾見多矣若

等寧是乎退卽惴惴閉息恐然如有大誅責至死不敢道一語爲不孝事抵開輩賴之得全其家也如此嗚呼君子正已直其言居上其善也家國治焉小人枉已私爲言上不善也家國亂焉旨哉君子也銘曰

昔我叔之去世兮垂嚴誡之深辭旨穆母而告云兮惟夫婦之有儀伊生死之孰免兮於貞節而勿虧代厚養以多屬兮家復貴而偶時寧不完於安佚兮胡適彼而士斯介如石之克鮮兮眾猶草之離離母血涕以奉教兮衷心以自持畢考命之惇孤兮終天地而弗移噫噫過此兮母曷爲知

徐文質墓誌銘

穆修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執喪之三日以其友張生道卿所錄父事拜且泣復授之張生并繼以語俾來請曰孝山未卽殞生尙惟喪事不可緩將卜葬以某日期日且迫敢述其實託銘於先生用刻而納之以光永幽窆子旣受而閱其始卒乃謂曰是葬也蓋得其禮

矣比是今貴家富族將葬其先必惑葬師說拘以歲月畏忌大至違禮過時久而不克葬者多矣生能葬以其道正合士禮踰月之制此獨可尙又安得拒請而勿銘也按君諱文質字處中其先祖父常寓籍并土之文水逮君之考氏旣而復會朝廷以兵取太原太原平大徙并民入處之京輔考於時與其族來至京師遂家焉自是得遊太學爲生徒治春秋經傳前後四舉有司竟不及祿而終考始娶潁川陳氏女亡再娶清河張氏生男子二人女子二人次子文蔚少卒獨君爲前室陳氏所生二女子今皆適京師良族由君而下始爲京師里人凡并人其俗剛厚而勤嗇能而節損以立衣食諸來徙之戶初雖貧極者居久而皆爲富室矧其宿有齋者蓋可知故考亦用是而殖其家考之歿貽其規法於君君於此益爲之善守者也君嘗念陳氏早世又傷父之不逮故事後親彌盡其力無何數年母張氏又終初君亦嘗授經於儒官馬龜符有慕仕進心至悼親之繼喪顧門中時無彊子弟可任懼覆先人遺

業則為不肖子因刻力事生於家非時慶弔大事不出門如此者蓋有年天聖八年適五十忽得疾醫累月弗愈以是年七月十七日卒於居君凡四娶室輒有喪有四男五女初室李氏無子長子孝山出次室李氏景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室孝山有諸弟妹合族謀葬得其年八月之二十一日藏君於東京之祥符縣開封鄉西韓村先墓之次以次室李氏為合初李氏次苗氏李氏三室皆同穴而異棺斯實禮也銘曰

惟古之葬等殺異宜日月有數舉無越斯末代不然惑於葬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孰警此伊徐氏子以時而葬順禮之軌既合既祔有銘有紀如君之藏民亦鮮矣

种世衡墓誌銘

范仲淹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於予予嘗經略陝西知君最為詳懼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眾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

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為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既而朝廷署故寬州為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供備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向時漢官不能恩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多所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虜中事來告於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羌愛服皆願効死青澗

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虜寨虜常濟河爲患君屢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閒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一子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常戒以答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歷二年春予按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爲用與夏戎潛連助爲邊患乃召蕃官慕恩與諸族酋長僅八百人犒于麾下與之衣物繒綵以悅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絃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約束而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慮復爲變時青澗旣完人可循守乃請于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帥上言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羌

羌愛其類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 朝廷始如其請君旣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羌難制懼合夏戎爲暴發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爲難聚糧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周行境內入屬羌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首奴訛者屈疆自處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朝行勞爾族奴訛曰諾是日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凶詐嘗與高使君繼嵩挑戰又所處險惡冰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羌樹信其可失諸遂與士眾緣險而進奴訛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卧帳中已至蹙而起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眾拜伏誼呼曰今而後惟父所使自是屬羌咸信於君有兀二族受夏戎僞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卽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半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僞署如兀二族者百餘帳咸股慄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帶由是屬羌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其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

相告眾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涇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予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授涇原君卽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爲吾用自此始君曰羌兵旣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某事辭某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繇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前後經略使交薦君之才能 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西南占原州之疆有明珠滅臧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疆梗在原爲孽浸及于環撫之很不我信伐之險不可入北有二川交通于夏戎 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爲宣撫使乃諭君與原守蔣偕其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卽日起兵會偕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君遣人入虜中以計款之兵遂

不至又召明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旣出其不意又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逼以苦寒城成而疾作慶厯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啟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葬于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會祖存啟河南壽安令祖仁詡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第累贈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山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 太宗朝再詔以事親不起 眞宗復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尙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蔭得將作監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祠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涇陽有里胥王知謙者姦利事露逃之逼郊禮乃出君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于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自是豪黠莫不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

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勤墮齊其力故功倍
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厯通判鎮戎軍環鳳二州鳳
之守王蒙正託章憲外姻以私干君復欲以賄汚君君正色不納
蒙正大怨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內爲之助獄成流竇州
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世材以一官讓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閣
直學士李公紘雪于朝授衛尉丞主隨州權酷又禮部尙書宋公
綬工部侍郎狄公棐皆言君非辜改知虔州贛縣君辭得監京兆
軍資庫以同鄜交辟改簽署同州判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
乃有故寬州之請君少尙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資產與
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蒞官能摘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畫君之
像而享事之及終吏民暨屬羌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廷深
惜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詒文雅純篤
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診試將作監主簿曰詠同州澄
城尉曰諮郊社齋郎曰諤三班奉職皆有立訢記誼三子尙幼一

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貨食教弧矢撫養士伍
牢籠羌夷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謀者入虜中
凡半歲閒而虜誅握兵用事二三人謀者還言某謀得行會君已
沒又天子方懷來故其績不顯銘曰

嗚呼种君出于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甯以剛折果由直伸還
自瘴海試于塞垣權以從事意其出入捍虜之患又邊之民夙夜
乃職星霜厥身生則有涯死宜不泯邊俗祀之子子孫孫

范純佑墓誌銘

富弼

僕天聖初始識范文正公於海陵未幾公遊文館僕再舉進士來
京師又見之公益厚我閒或造其門目公傍一童子方十歲許神
重氣遠如老成人僕竊詢焉卽公之長子也已能誦詩禮泛讀諸
書爲文章籍籍有可稱者所與遊皆一時之俊時天下庠序未甚
興公典姑蘇首建郡學聘安定胡瑗爲先生瑗條立學規良密生
徒數百多不率教公患之君尙未冠輒白于庭入學齒諸生之末

盡行其規約久之人皆隨而不敢犯自是蘇之學遂爲諸郡倡寶
元中西戎叛一方盡驚公連易關陝官皆不出兵閒君侍行日與
將卒錯處鉤微摘隱悉得其良驚由是公任人無失而屢有功公
帥環慶也議城馬鋪寨寨偏賊境賊懼城成而扼其衝故常寇撓
之使我不得城君率兵馳據其地賊眾大至且戰且督役數日而
成一路恃以安人又知君材武有足嘉者後公以讒罷知政事君
亦逡巡於仕進閒從公之鄧暴得疾昏不省事廢卧許昌僕守淮
西過其家省之猶能感慨道忠義問僕之來公耶私耶僕曰公曰
公則可噫人一有疾已不能自顧其形骸奚暇他卹如君病昏身
已棄而尚不忘公忠豈非根乎至性第昏於事而性終不昧耶茲
尤異於人可貴重而不可學者病十九年卒于襄邑弟純仁之官
舍年四十九君英悟天縱尙節行事父母盡孝養未嘗去左右文
正愛之甚日夕以講求道義爲樂亦不欲其遠去君雖文學自富
固不肯應鄉里舉不得已以蔭授守將作監主簿亦躉爲岐下司

竹監非其好也卽解去使君壽且不病得施其所有於時良能美
業其少諸君名純佑字天成娶長葛李氏一男正臣守太常寺太
祝一女嫁故人子進士元爰早亡純仁謀歸葬河南萬安山先壟
之側行有日走京師來乞銘僕已銘其父今又銘其子悲夫銘曰
君之才之賢宜有祿有年一命而晝不復遷病十九年不復痊今
其云亡報已騫英名不隱兮何足歎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九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

墓誌

孫明復墓誌銘

歐陽修

黃夢昇墓誌銘

歐陽修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修

蘇子美墓誌銘

歐陽修

梅聖俞墓誌銘

歐陽修

石守道墓誌銘

歐陽修

蘇明允墓誌銘

歐陽修

孫明復墓誌銘

歐陽修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

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履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六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

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士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賻治其喪於是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尙幼銘曰
聖人旣歿經更焚逃藏脫亂僅傳存眾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眞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黃夢昇墓誌銘

歐陽修

予友黃君夢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

鄉里多聚書以招四方之士夢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
蒙予少家隨夢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
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昇後七
年予與夢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
簿快快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
令遇之于江陵夢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噓相飲以
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噉予益悲夢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
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閒常問其
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
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
舞歌呼因笑曰予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辨雄偉其意氣奔
放猶不可禦予又益悲夢昇志雖困而獨其文章未衰也是時謝
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昇文一通欲以示
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昇

夢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快快無所施卒亦不得志死于南
陽夢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
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若干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涓泣而來告曰吾兄患
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昇者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予之文章電激雷震
雨雹忽止閭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已嗟夫夢昇曾不及
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容使爲
夢昇而悲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修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
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
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
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古

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監鄧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落與邊臣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敘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閒故其論

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貨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居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蘇子美墓誌銘

歐陽修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歛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己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

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而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眾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願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堦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歷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

監主簿次日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趙絃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而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昭昭其永垂

梅聖俞墓誌銘

歐陽修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

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某日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閒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佗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驩而不怨心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于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誦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裕

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
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
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
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
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
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
仕父諱某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游縣太君東氏又
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
增曰墀曰垌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尙幼
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
卷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
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難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
越渾錙眾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石守道墓誌銘

歐陽修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
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
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
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
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
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
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
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
然而小人先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
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旣卒而姦人有欲以
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
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
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一
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
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
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
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
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
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
乎乃作慶厯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
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
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
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眾太學之興
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
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
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
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

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
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
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
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人或笑之則
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
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
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
慶厯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
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旣沒妻子凍
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
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
徐道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
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道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
之銘曰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一
但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
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
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河
傷

蘇明允墓誌銘

歐陽修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義修於家信於鄉
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
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
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
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
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温温似不能言
及卽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聞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
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尚書職方
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

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
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知也年二十七始大發
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
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
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
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
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
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
懃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
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爲上其書召試紫微
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
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
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
年四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勅

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
曰景早卒軾今為某官轍某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
若干卷諡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
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
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某年某月某日
而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
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藥城人以官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
歎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
明允可謂不亡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墓誌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歐陽修

張晦之墓誌銘

宋 祁

呂獻可墓誌銘

司馬光

葛源墓誌銘

王安石

蘇安世墓誌銘

王安石

許平墓誌銘

王安石

陳比部墓誌銘

王安石

王深甫墓誌銘

王安石

趙師旦墓誌銘

王安石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歐陽修

慶歷四年秋子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
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子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

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
妹也希深父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
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
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物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
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庫陋而庭宇
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
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
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
從戶屏竊聽之聞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
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
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
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
兩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
安吾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類此其生也迫吾之貧

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
章爲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
子之慙也若此子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
二男一女以某年七月某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
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
曰然骨肉歸土兮魂氣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

張晦之墓誌銘

宋 祁

嗚呼有宋文人張晦之之墓晦之名景江陵公安人羈州能言長
嗜學尤力未冠涉通藝文頗班班言當世務貧不治產往從崇儀
使解人柳開以文自名而薦寵士類一見歡甚悉出家書畀之由
是屬辭益有法度開每曰今日在朝廷挈囊薦笏誰踰時之者卽
厚遣使如京師時富春孫僅沛國朱巖成紀李庶幾號爲豪英晦
之弊衣與游名稱藉藉美不容口 眞聖諒闇未卽聽政責有司

精覆計偕與者十一二晦之名在第四調主大名館陶簿年少氣
銳未能以智自將坐公累為吏痛詆貶全州會赦還豪長者得罪
并坐所知繼為房襄二州文學參軍晦之中廢不用則大覃思古
今為洪範王霸二書常病浮圖氏怪迂誕荒塔廟日熾雖服儒衣
冠者皆胡言膜拜共寵神之怒寘六經反為外典故因事見文為
記傳數十篇而辨析之雖與世外馳而自信不貽云康肅陳公堯
咨以西臺舍人為本府雅聞晦之為言於上復選楚州寶應主簿
最狀應條監司以聞改大理評事知泗州昭信縣淮島倉雜馮戾
譏巫晦之翦除傍祀且百所輸入材瓦以完吏舍急病職勞邑人
宜之轉運使任其能移掌真州推茶務既又請通理州事可制已
報會遘疾終官下年四十九實天禧二年三月十日噫世之言材
而顯善而艾皆若可信如晦之終始報嚮獨大謬不然者邪晦之
幼喪二親有終身之戚方其閒關蓬累而竭誠盡物克襄事焉墓
不用甓既窆下土實之曰千歲後無為狐兔宅不亦善乎有人高

之咸曰張氏有子矣事崇儀也崇儀欲以兄子妻之未歸而士又
委禽於唐氏生二女子皆有行一男早夭晦之即世夫人奉柩以
如許昌將便時來南以歲之不易久而去室康定元年著作佐郎
王儀太初始得襄恍柳以某月日耐崩其先塋從昭穆之圖成君
志也三代之諱之行則渤海胡旦及康肅公為先塋之誌若表在
焉平生文章門人萬稱集為二十五通太初與晦之再世表重節
義然諾且少相友善故哀狀弔文而畢此封樹焉銘曰
簡才章兮懿淳孝至廕仕兮難老嗇弗子兮孰天道蹇皇皇兮晚
獲伸發吾懷兮露珍甫半道兮摧華輪倚廬空兮無家嗣從藁濱
兮二紀夢煢煢兮何所止彼戚友兮義弗違奉轉柩兮來歸穴虛
耐兮人所悲兄弟鮮兮立後神茫茫兮安究尙立言兮參不朽

呂獻可墓誌銘

司馬光

君諱晦字獻可初孤自力為學家于洛陽性沈厚不妄交遊洛陽
士人往往不之識登進士第調浮梁尉不之官歷旌德扶風主簿

遷雲陽令改著作佐郎知翼城縣從簽書定國軍節度判官通判梓州事未至官遭母喪服除知大通監兼交城縣召入爲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克國公主仁宗之愛女下嫁李瑋薄其夫家嘗因忿恚夜開禁門入訴於上獻可奏宿衛不可不嚴公主夜叩禁門者不當聽入并劾奏公主閤宦者梁懷吉梁全一竄逐之會有新除樞密副使者當時人有疑論獻可與其僚直以眾言陳上前謂必不可留章十七上卒與之俱罷獻可得知江州久之復召還臺英宗卽位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時上有疾太后權同聽政內侍郎都知任守忠久用事於中上之立非守忠意乘此與其徒間構兩宮造播惡言中外恟懼獻可連上兩宮書開陳大義辭情切至由是慈孝益篤讒言不得行上疾久未平獻可請早建東宮以安人心既而上小瘳謙默未可視事獻可屢乞親萬幾攬威福延近臣通下情太后間數日一御東殿漸遠庶務自謀安佚會小旱因請上親出禱雨使外疑釋然太后既歸獻可復言

於上今雖專聽斷太后輔佐先帝久多閱天下事事之大者猶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不敢專以報盛德任守忠謀不售而懼乃更巧爲諂諛求自入於上獻可曰是不可使久處左右亟言上數其前後巨惡并其黨史昭錫竄於南方因上言大姦已去其餘嚮日憑恃無禮者宜一切縱捨勿念以安反側頃之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執政建言欲如漢氏故事推尊濮安懿王獻可率僚屬極陳其不可且請治執政之罪積十餘章不聽乃求自貶又十餘章懷知雜御史勅告納上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其位上重違大臣又嘉臺官敢直言章留中不下還其勅告屢詔令就職獻可與僚屬具錄所上奏草納中書稱不敢奉詔固請卽罪上不得已聽以本官出知蘄州已而徙知晉州今上卽位加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未幾召爲刑部郎中充鹽鐵副使上素聞其彊直擢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時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材以爲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眾皆

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爲不然眾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爲政者恃其材棄眾任己厭常爲奇多變更祖宗法專汲汲斂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非其人天下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失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上遣使諭解獻可執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雖在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猶言之不置會疫奏乞閑官歸鄉里朝旨未許乃乞致仕詔提舉西原崇福宮到官又乞致仕許之以熙甯四年五月甲午終於家年五十有八初正惠公薨其家日益貧獻可既仕常分俸之半以給宗族孤嫠者室無餘資所以自奉養至儉薄其治民主於愛利而疾姦暴大抵槩以公平故所至人安之屢爲言職其奏草存可見者凡二百八十有九歷觀古人有能得其一二已可載之列傳垂示後世在獻可曾何足道今特舉其事繫安危者書之至於進對口陳之語不可得而聞也前後三逐皆以迂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信嚮氣

勢軋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睹正色直辭指救其非不去不已旁側爲之股慄而獻可處之自如平居容貌語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位於朝人不過以謹厚長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苟義所當爲疾趨徑前如救焚溺所不當爲畏避遠去如顧陷穽惟恐墜焉晚年病臥洛陽猶旦夕憤嘆以天下事爲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嗚呼今之世愛君憂民發於心無所爲而爲之可已而不可已始終不變有如獻可者能幾人耶故其歿之日天下識不識皆咨嗟痛惜彼其心豈獨私於獻可哉獻可始娶張氏故丞相鄧公之孫後娶時氏故御史旦之孫封同安郡君四男長曰由庚金水主簿次曰由聖由禮由誠皆將作監主簿六女長適羅山令鞠丞之次蚤卒次適光祿寺丞吳安詩次適進士姚輝處者二人以其年八月二十日葬于伊闕縣神陰鄉中費里先塋之西獻可病亟爲手書命光爲埋文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伏呼曰更有以見屬乎張目強視曰無光出門而獻可歿噫如

光者烏足以副獻可之所待耶願義不得辭哭而爲銘曰
有宋名臣呂正惠公之孫以忠直敢言克紹其門位則不究道則
不負年則不壽名則不朽嗚呼爲人臣爲人嗣始終無愧能底于
是可謂備矣

葛源墓誌銘

王安石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州之鄞後
所遷也貫曾大考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
也洪州左司理參軍吉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
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邱縣
祕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
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劍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
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路提點刑獄此公之
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
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爲有司所誤

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劾公不爲變也此公之爲司理參軍也州符
徙吉州行令事他日令始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
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
視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受之往往不能如狀
窮輒曰我不知爲此乃某吏教我所爲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
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卽使人微
捕得之與閒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爲謀私其
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善敗民以輸爲愁公始議
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
其利此公之爲主簿也中貴人繫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
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爲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恥之上書論其
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爲縣於雍邱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
因讒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爲舉首此公之爲州於南劍也鑄錢歲
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爲法程此公之爲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

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爲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爲寃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此公之爲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耐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爲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爲之銘者臨川王安石也銘曰

蘇安世墓誌銘

王安石

士竅以養交兮弛官之不忘維公之所至兮樂職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晰不銘示後兮孰勸爲瘞

慶歷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

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爲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汹汹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細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旣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閒再赦而君六徙東西東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大怨卽謹聚謀爲變吏白閉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閒諭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曰微蘇君

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為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而君輒縱去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為事不集也事集而亡者猶不赦恐其眾相聚而為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為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為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鈞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為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于京師今為開封人也曾大考進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為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葉氏又娶清河某氏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松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楊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安石為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元元蘇君不圓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對誰愠祇天之役日月有邱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許平墓誌銘

王安石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為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置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眾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辨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

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待而不
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眞州之
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眞州司戶參
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者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
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陳比部墓誌銘

王安石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子而今宰相
弟晉公諱恕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祕書
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
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
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
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丞歸又
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今上卽位恩加改

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得睦州薦者數人天子以
公名屬審官云徙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虞部員外郎
上便宜數事得引對因自贊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
之喪以去居無何睦州人王稷上書斥公放前數事服除猶坐是
監虔州稅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郎通判建州改駕部用舉者
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爲比部監泗州糧料院又坐法免起爲虞部
監饒州錢監復得比部歸羈居京師久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道
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幸先皇帝至大臣臣階先臣以得仕
屢進所學蒙記識方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收一日之效以卒事
陛下之分而孤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幸數遭小人以見
困蹙負先臣餘教辱陛下器使之恩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德
其心媿耻夙夜憂畏以故得疾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強有力子
弟以養唯男一人世昌去年爲進士得嘉慶院解臣兄在中書
奏不得試禮部今當爲遠官去臣旁遠甚陛下憐之幸聽臣分

司改世昌蘇常閒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即無自言
誰當爲臣言者乎書入未報竟卒於江甯得年若干時某年月也
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昌泉之晉江主簿次世長前死女兩人皆
已嫁主簿將以某年月葬公某處葬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爲臨江
軍先君爲之佐其後二十五年安石得主簿於淮南而兄事之仍
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子少壯得美仕閒以文藝自
進意自以爲且貴富世其家而遭平世槩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
不得有所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離
其藁爲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司語尤悲因掇
其大槩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夫銘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而焚或剖以
爲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邪吾又何嗟

王深甫墓誌銘

王安石

吾友深甫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

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眾人耳目而取舍
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
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乃是所以爲深甫也令
深甫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
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後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
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
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
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
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不可勝也芭尙不爲
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
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
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尙如此嗟
乎深甫其知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
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

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甫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候官爲候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甫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甫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甫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嗚呼深甫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尙友歸形此土

趙師旦墓誌銘

王安石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遷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爲君訟

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爲温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已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尙思君之所爲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卻是夜君顧夫入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能著寢君卽大斲比明而后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

而為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觀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陟為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成武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成武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為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一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耐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為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墓誌

孔寧極墓誌銘

王安石

戚舜臣墓誌銘

曾鞏

錢純老墓誌銘

曾鞏

孫適墓誌銘

曾鞏

沈率府墓誌銘

曾鞏

孔寧極墓誌銘

王安石

先生諱岐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于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為耻慶歷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

米帛又勅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二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爲言乃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爲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爲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鳴葬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附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貧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閒獨多

於後世乃至於今知爲名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向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邪若先生固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人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爲私維志之求

戚舜臣墓誌銘

曾鞏

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節文之者知士之出於其時者皆世其道德蓋有以然也去三王千數百年之閒教法旣以壞士之學行世其家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槩有以厲天下矯異世否邪以余所聞若宋之戚氏其事可以次敘焉公其家子也敘曰公宋之楚邱人大父諱同文唐天祐元年生歷五代入宋皆不仕以文學義行爲學者師歿其徒相與號爲正素先生後以子貴贈兵部侍郎考諱綸事 太宗 眞宗以賢能

爲樞密直學士與其兄職方郎中維以友愛聞祥符天禧之間學士以論天書絀而郎中考亦舉賢良不就以爲曹國翊善不合去蓋其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學士後以子貴贈司徒公名舜臣字世佐司徒之少子也恭謹恂恂舉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某官舜賓某官舜舉復以友愛能帥其家有先人法度聞自天祐至今百有五十餘年天下六易士之名一能守一善或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戚氏之世德獨久如此何其盛也然世之談者方多人之嚮子儉孫隆名極位世世苟得者以爲能守其業是本何理哉公少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然三十猶在司徒之側司徒終而貧乃出監雍邱稅又監衢州酒遷知舒州太湖縣兼提舉茶場治有惠愛民乞留從之後三年乃得代獻詩言賦茶之苛歲用萬杖願棄勿採以感動當世歸監在京鹽院言鹽之利宜通商聽之出通判泗州能使轉運使不能以暴斂侵其民而民之養人者得以其義賞死又通判濮州嘗王則反於貝民相驚幾亂公斬

一人搖濮中者驚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爲功得改官公自不言轉知撫州其治大方務除苛去煩州之詭祠有太常號者祠至百餘所公悉除之民大化服徙知南安軍至未及有所施爲而公蓋已病矣皇祐四年六月七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七自主簿凡十一遷其官至尚書虞部郎中公濮州之歸也以其屬與公之配陳氏凡三十喪葬宋之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公之子師道遂以公從陳氏葬戚氏者衛之大夫孫文子食於河上之邑曰戚爲姬姓之後至後世失其所食邑而更自別曰戚氏漢有以郎從高祖封臨轅侯者曰戚鯁鯁侯四世而失梁有以三禮爲博士入陳卒者曰戚袞袞稱吳郡鹽官人侍郎之曾祖曰遠祖曰琮父曰圭其譜曰琮自長豐之戚孫徙居楚邱故今爲楚邱人此戚氏之先後可見者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恭觀公之施於事者可以知其厚矣然人亦少有能愛之者蓋世之爲聰明立聲威者雖荒謖悖冒無不遇於世至恭讓質直不能馳騁而遇困蹙者獨不可稱

數余甚異焉夫赴時趨務則材者固亦重矣而立人成俗則潔身積行豈可輕也哉然時之取捨若此亦其不幸不遇處之各適其理也銘曰

隆隆威宗自姬出臨轅鹽官耀名實侍郎家梁自祖踪違世恬幽樹儒術司徒郎中藝且賢詆符繩公事魁崛恂恂南安得家規莊容誌辭若遵律盛哉徽名後宜聞刻銘方珉告幽室

錢純老墓誌銘

曾鞏

公錢氏也故為王家有吳越之地五世祖鏐號武肅王高祖元瓘文穆王曾祖儼昭化軍節度使祖昭慈贈左衛將軍考順之左侍禁閣門祇候贈尚書刑部侍郎公應說書進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皆中科歷宣州旌德縣尉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祠部度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換朝奉大夫充國子監直講編校集賢院書籍遷祕閣校理選為修英宗實錄院檢討官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直學士院遷樞密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

嘗通判秀州知婺州入判尚書考功改開封府判官出知鄧州入判尚書吏部流內銓兼判集賢院又兼判軍器監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公幼孤家貧母嫁既長還依其族之大人刻勵就學并日夜忘寢食於書無所不治已通其大旨至於分章別句類數辨名叢細委曲無不究盡其見於文辭閎放雋偉故出而與天下之士挾其所有較於有司常出眾上以其故名動一時其為尉及為秀婺鄧更革弛壞理具設張為直講以能教誘學者歸之為校理屬英宗之初慈聖光獻皇后聽政公三上書請還政天子為吏部謹繩墨選者稱其平為開封以慈恕簡靜為體不求智名以投世取顯為公屬者有不與公合然公遇之未嘗有厚薄意士以此多公而為公屬者後卒亦心服也公於眾不矯矯為異亦不翕翕為同以其故人莫能親踈至於勢利之際人所競逐公方隕然迹與眾遠故雖有夸者亦不以公為可忌也公之為判官也府嘗有獄或探大臣意謂欲有所附致公不為動徐論其意而已公平居樂易

無崖岸及至有所特立人固有所不能及者類如此也公為人謹畏清約與人交淡然而後知其篤也公之先既籍疆土歸天子其後至昭化守和州十有八年以卒詔葬和州子孫因家焉至公始葬其母於蘇州吳縣龍岡村之天平山故今又為蘇州人公諱藻字純老封仁和縣開國伯賜服金紫年六十有一元豐五年正月庚寅卒于位某年某甲子葬天平山從其母永嘉郡太君丁氏之兆公妻孫氏泰興縣君男曰某曰某蚤世曰嶧某官孫曰某某官公卒上馳使臨視其家知其貧特賜錢五十萬而官其弟若子孫凡三人公與余嘗為僚相善其且歿以遺事屬余而其家因來乞銘銘曰

錢姓武王五世之孫開迹東南以學以文學則知經文則能賦矧曰方聞揚聲天路迺校中書迺掌帝制迺列禁林從容諷議治己伊何維直而清治人伊何維簡而平人以怒遷公能自克人以利回公能不惑士夫所望天子所器胡不百年胡不三事龍岡之宅

考卜維新公安于此尙利後人

曾鞏

黟縣之孫氏有起進士為尙書工部郎中廣南西路轉運使以卒者諱抗以文學見於世其葬在黟之上林有子亦起進士為永州推官以卒卒時年二十有八者諱適亦以文學見其葬在其父左將葬其弟邈以告而乞銘於南豐曾鞏其敘曰孫氏世家富春唐有徒歛之黟縣者諱師睦始自別為黟縣之孫氏師睦生諱延緒延緒生旦旦生諱遂良以子恩為尙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工部工部實生君君年十有四辭親學問江東已有聞於人往從臨川王安石受學安石稱之後主越州上虞簿去以父恩得永州父卒萬里致喪疾不忍廢事既葬攜扶幼老將就食淮南疾益革卒於池州大安鎮實至和二年始工部為御史不合而出及使南方仆且起遽卒君尤自力學行謂蘊必發其在君又此君於學問好其治亂得失之說不狃近卑於為文以古為歸不夸以浮雖素羸不

廢書雖進不怠以止既肆而通矣而不得極其至其銘曰
孫世來黜拔身艱故爲世聞家始自工部工部孰有有書百篇永
州之學自其父傳其果以力其敏以明內有其質外以華英再以
不就其後當侈君不有子君多兄弟

沈率府墓誌銘

曾鞏

君諱某字某姓沈氏自太子家合約家於吳興故世爲吳興人至
君之大父諱某考諱某始自吳興之東林徙家於錢塘故今爲錢
塘人君以宗室密州觀察使宗旦恩卽其家得爲太子右清道率
府副率致仕又以祀明堂恩遷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兼官檢校
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階銀青光祿大夫勳武騎尉蓋密州觀察
使宗旦者今天子之姪潞王之孫而其母夫人蓋君之姪也君
爲人質朴無外飾其居鄉閭寬然長者也其事父兄能力以嚴咏
族人能愛以均雖饒財爲大家而衣服飲食自與尤寡約至人有
急歸我則推財赴之無錙銖顧惜意隣里歲飢輒發倉以救人有

欺其財者皆不校既老治其家事不肯懈曰吾先人之所以付我
也處其子孫不以逸曰所以使汝守吾先人之法也嘉祐二年三
月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錢塘
之西城初娶吳氏再娶車氏某縣君其葬也吳氏實從子三人曰
畦曰晚曰時孫八人曰沔曰溱曰沂曰淑曰灌曰湜曰漸曰渥曾
孫三人曰師揚曰師荀曰師軻時沔沂皆舉進士餘亦皆有學行
蓋君之教也銘曰

赫赫宗子保藩于密天子曰嘻汝推沈出予假汝寵錫其外親東
宮之屬有長衛軍命君子家俾休其老以偃以側服章華好天子
命我匪我有求隕然順退媚于林邱不蘊于機不阻爲畦曰遠無
仇曰近無疵里巷之依推此令人流問餘澤化其子孫惟身之祥
旣壽而康惟後之祥宜熾而昌惟墓有域其藏有石刻此銘詩昭
示無極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墓誌

程伯淳墓誌銘

邵古墓銘

范蜀公墓誌銘

程伯淳墓誌銘

韓維

陳繹

蘇軾

韓維

伯淳姓程氏諱顥其先有為周大司馬者曰喬伯封於程後遂以
 為氏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有功太宗朝賜第室京師居再世
 遷河南今為河南人先生生而秀爽異於常兒才數歲誦詩書強
 記過絕人戶部侍郎彭公季長一見異之遂許妻以女舉進士中
 第調京兆鄠縣主簿南山有石佛像浮屠歲傳佛首放光則遠近
 男女晝夜集會觀不止為縣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徒
 曰吾聞石像歲見光有諸曰然戒之曰光現必先告我我當取其
 首視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大水諸縣倉卒興役皆狼狽失措

置惟先生所治飲食芟舍無一不具時暑甚疫人病多死獨鄆人無死者監司欲薦之問其所欲先生答以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避親嫌移江寧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稅遂均會令罷攝邑事牒訴日不減三百數先生處之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俗種稻賴塘陂以溉盛夏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事當言之府稟之監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曰比如是苗稿矣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遽發民蹇之歲則大穰 仁宗升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除三日旦知府事王贊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請盡今日贊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一府視君亦莫敢除移澤州晉城縣令民以事至庭下者必教之以事父兄奉長上之道暇則親至諸鄉校召父老與之語兒童讀書者爲正其章句置師不善則易之初俗甚野不知爲學後數年服儒衣冠者遂眾鄉里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姦偽無所容孤癯老疾者責親黨使毋失所行旅出

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三年盜無剽劫民無鬪死者河東路財賦不充官有科買則物價騰踊歲爲民患先生度所須使富家預儲其物定價而出之富家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舊纔十二三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以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使者亮君之誠亦不問先時民憚差役互相糾訴鄉鄰往往爲仇先生盡得民產厚薄按籍而命之莫有辭者義勇常以農隙講事然但文具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晦叔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襄行 神宗素聞先生名陛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顯用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 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時王荆公爲宰相多所措置先生每進見必爲上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不當及功利又極陳治道 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慨然曰 陛下有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章數十上論輔臣不同心小臣

與大計賣祠部牒青苗取息提舉官多非其人命出不由門下興
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寢衰荆公雖與先生異論而嘗曰君以忠
信言既數不用懇求外補 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
不許遂闔門待罪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
願行之如其妄當賜顯黜請罪而獲遷失刑賞矣改差簽書鎮寧
軍節度判官事河清卒法不他役時中貴人程昉爲外都水怙勢
凌轢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拒以法昉請於朝命以
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眾不勝役潰而歸城門吏來報一府相視
畏昉不敢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休三日而復役曹村決先生方
護小吳埽知州軍事劉渙以急告先生夜馳至州謂渙曰曹村決
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未集
公當率禁兵繼之徑走埽下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曹正爲緩急爾
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以身扞之眾皆感激自効決口將
合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謂眾曰得彼木橫流入口吾事濟矣

語已木遂橫眾以謂志誠所致郊祀霽恩先生曰吾罪條可以去
矣遂求監臨得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君未嘗敘年勞遷秩特
改太常丞其後彗星見詔求直言先生極論時政語甚切直還朝
廷差知扶溝縣事廣濟河出縣境濱河姦民不治生業專以脅取
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數十以立威先生始至捕一人使列其黨
與得數十輩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姦
不變者自是焚舟之患遂絕畿縣民稅重歲常以赦獲蠲免然良
農輸率以時而稽故獲免者皆頑民先生與之約前獲免者後必
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
內獨止三請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諸邑賴以皆免水災民飢先
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而鄰邑令遽自陳穀
且登可無貸使至謂先生曰盍亦自陳先生請貸不已遂得穀六
千石飢者以濟司農亦怒視貸籍而所賦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
言濟飢當以口而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已內

侍都知王中正行按保甲所至官吏多見慢辱諸邑供帳競務華潔以悅其意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今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有犯竊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過盜叩頭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吾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縊官制行改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券契自明皆弗用詔改稅作租許賣易如私田民乃服先生猶不可措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死矣因爲言仕者當以仁厚爲心不可便己以害人官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命遂去之他邑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更赦猶以特旨罷先生邑事邑人詣開封及司農乞留者以千數先生之去縣不使人知老稚追及境上攀挽號哭不肯去以親老求折資便養得監汝州酒稅 今上嗣位恩改承議郎召爲宗正寺丞未行

以疾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傷弔以朝廷失賢者爲恨父昉太中大夫致仕時年八十母侯氏壽安縣君妻彭氏仁和縣君皆先君以卒五子三早卒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舉進士四女三天一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得卒之歲十月乙酉葬于伊川之先塋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自浮屠老子莊列莫不思索究極以知其意而卒宅於吾聖人之道其持已清峻若不可及而與人甚恕而溫論治道卓乎至於無能名而應世接物莫不曲盡其宜苟善於君矣爵祿可捨也苟利於民矣法禁不避也自元豐以來論賢士大夫宜在天子左右者君必與焉先生之罷扶溝貧無以家至穎昌而寓止焉大夫以清德退君弟頤正叔樂道不仕先生與正叔朝夕就養無違志閨門之內雍肅如禮家無儋石之儲而愉愉也予方守穎昌遂得從先生游先生不以老耄弃我周旋啟告所以爲益良厚故於其亡也哭之加哀而銘不以辭銘曰

善乎孟軻之言義命也蓋不知義不足以立命不知命不足以存義先生居官不問內外大小率所言所事一出於正雖貴勢豪力不爲少變嗚呼其處義命可謂兼之矣

邵古墓銘

陳繹

河南邵堯夫執親喪之三月泣爲書以告其里人陳繹曰我先君以壽考終以士禮葬葬有日願鑿文以識其墓余與堯夫游知堯夫者從而知其先君亦隱君子也銘固不讓君諱古字天叟其姓姬出自召公別封燕世爲燕人不絕祖諱令進善騎射歷事太祖皇帝以軍校尉老歸范陽戎難避居上谷又徙中山轉衡漳而家焉父諱德新讀書爲儒者早卒君生衡漳纔十一歲而孤能事母孝力貧且養長益好學必求義理之盡餘二十年而終母喪於衛天聖中嘗登蘇門山願謂其子雍曰若聞孫登之爲人乎吾所尚也遂卜隱居於山下異時堯夫侍親往來洛陽見山川水竹之勝人情舒暇始得閑曠之地架屋竹閒水流其門浩然其趣也因

自號伊川丈人忽一日得小疾逮旬浹飲水不食謂其家曰吾今七十九矣逢時太平而康而壽有子若孫貧且自如沒無恨矣雖然身無有於物慎勿爲浮屠事以薦吾死惟擇高塏地藏焉幸速朽爾言絕而逝實治平元年正月朔日也君性簡寡獨喜文字學用聲律韻類古今切正爲之解曰正聲正字正音者合三十篇先娶李氏生子雍卽堯夫也再娶楊氏次子睦舉進士一女適盧氏孫男三人皆幼嗚呼先生有道者歟有子而賢葬之祭之其可無銘銘曰

世范陽家伊川卒十月葬乙未神陰原原西南

范蜀公墓誌銘

蘇軾

熙寧元豐閒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旣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

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
公閒知其平生爲詳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
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
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
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
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
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爲君實既沒非子誰當
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
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
祖諱遂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
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執節行爲蜀守張詠
所知有子三人長曰鏐終隴城令次曰錯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
四歲而孤從二兄爲學薛奎守蜀道遇鏐求士可客者鏐以公對
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廊廟人也還朝與

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
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相與爲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
進士爲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
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
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爲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
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爲東監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
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龐
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祕閣爲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
人知諫院兼管勾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
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爲經費而儲其三
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
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
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
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

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勅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温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勅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閒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閒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願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許以為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中為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

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謹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為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在於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係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為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為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

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聞言已入
爲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
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
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
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爲
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
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
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上心及爲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
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裕享獻賦以諷其
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
夫英宗卽位遷給事中充仁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
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爲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
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尙書省
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

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
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
統也今陛下旣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
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
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
陳飢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
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卽位
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羣牧使勾當三班院知
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勅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
所授勅其後刊去故職寢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
獄王安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
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
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
正百步與五十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

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
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 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絀絹亦青苗
之比公曰預買亦弊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
之奈何更以爲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
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
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
辭免公再封還之 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
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
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
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
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卽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
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
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
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

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
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
石雖詆之深入更以爲榮焉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
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旤福天也吾其如天何
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爲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振施
其貧者暮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往來書疏文字
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
夫 今上卽位遷光祿大夫初 英宗卽位祔 仁宗主而遷
僖祖及 神宗卽位復還 僖祖而遷 順祖公上言 太祖起
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 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
上卽位公又言乞遷 僖祖主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
韓維上言公在 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
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雖顏
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

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爲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卽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爲嫌乃先請致仕旣得謝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

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卽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謹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鏹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爲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爲師

法凡三人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修唐書仁宗實錄玉牒日歷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卻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祿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勳柱國累封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岳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時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參軍祖朴長社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清祖舒祖京祖恩皆不仕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

祐四年八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附公始以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爲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既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爲榮神人無名欲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孰擅茲器嗟嗟先生名所不置君實
在洛公在穎昌皆欲忘民民不汝忘君實既來遁歸于洛繫而維之莫之勝說爲天相君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臥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

人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葬于汝子孫不忘尚告來者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墓誌

周茂叔墓誌銘

潘興嗣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程顯

李仲通墓誌銘

程顯

張天祺墓誌銘

張載

商瑤墓誌銘

張耒

唐充之墓誌銘

陳瓘

任宗誼墓誌銘

劉跂

王公旦墓誌銘

滕宗諒

周茂叔墓誌銘

潘興嗣

吾友周茂叔諱惇頤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祖諱智強皆不仕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君幼孤依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以君有遠器愛之如子龍圖公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

名君景祐中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君博學行已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眾交口稱之部使者以君爲有才奏舉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以苛刻蒞下吏無敢可否君與之辨獄事不爲屈因置手版歸取誥敕納之投劾而去逵爲之改容復薦之移郴令改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其爲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改太子中舍簽判覃恩改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今上卽位恩改駕部趙公抃入參大政奏君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稱其職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盡心職事務在矜恕雖瘴癘僻遠無所憚勞竟以此得疾懇請郡符知南康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抃復奏起君而君疾已篤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于九江郡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君篤氣義以名節自處郴守李初平最知君旣薦之又賙其所不給及初平卒子尚幼君護其喪以歸葬之士大夫聞君之風識與不識皆指君曰是能葬舉主者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餘以待

賓客不知者以爲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蘇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人莫不歎服此予之親見也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容爲予言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尤善談名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于家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再娶蒲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二人曰壽曰燾皆補太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窆于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夫人之墓左從遺命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爲之銘銘曰
人之不然我獨然之義貫于中貴於自期謙謝日甚風俗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固在我壽則有命道之不行斯謂之病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程顥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洛之人弔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合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其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原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尙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

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也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眾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道之來之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之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眾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

矣而先生澗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眾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耐于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鳴皋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李仲通墓誌銘

程顥

予友李君仲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祖避亂南徙今為濮人丞相文定公迪乃其世父也曾祖令珣祖護皆以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考遜用子貴贈吏部尚書仲通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提孩之時舉動齊整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惰容望之者皆知其君子人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人之過則未嘗復出於口安

靖寡欲居貧守約裕如也好古力學博觀羣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所得殊為高深方勇厲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止也死之年纔三十矣仲通之德蓋完於天成孝友之性尤為絕異侍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居喪哀毀過甚中外數百口上愛下信人無閒言羣從聚居臧獲使令者眾雖馭之過嚴不能使之無犯唯偶為仲通所責則其人必慚恨累日痛自勵及仲通之亡濮之人無賢不肖皆失聲痛惜或為隕涕非至誠及物其能有是乎仲通外甚和易遇物如恐傷之雖家人未始見其喜怒及其出辭氣當事為則莊厲果斷不可以非義回屈始用蔭補郊社齋郎調虔州瑞金縣主簿會劇賊戴小八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時承尉乏與其令謀曰劉石鵠石門羅姓者皆健賊詔捕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連二盜以自張吾知其無能為也當說使自効則賊為不足破矣乃遣人諭二盜皆曰我服李君仁信久矣願為之死然召我亦有以為信乎仲通即以其符誥與之且約曰某

日當以甲二百來見我於邑中眾皆恐懼仲通曰彼欲為惡雖不
召將至且吾信於邑人彼亦吾人也何憚乎乃將二盜與之周旋
卒得其力遂斬小八盡平其黨朝廷嘉之遷衛尉寺丞仍升一任
御史用聞者言將誅劉羅二黨仲通以為失信不義抗論甚力久
始見從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因其立功廢以冗職可絕後患書奏
不報其羅姓者果復為害仲通宰江寧之上元有古循吏之風邑
之舊田稅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為法以平之豪猾惡其害已其
為謗語有借勢於上官以搖其事入皆為仲通危仲通賢處不變
未滿歲而所均者萬七千室事業雖百未一施槩是二節則高明
之見剛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已嗚呼人非有古今之殊特患
夫忽近而慕遠耳如吾仲通之材之美古獨可以多乎哉向若天
假之年成就其所學自當無愧於古人況使得古之人並而親炙
於聖人之時乎則吾知其果不後曾閔之列矣仲通以治平三年
五月終於家熙寧七年二月庚寅葬于濮州鄆城縣遺直鄉之先

塋夫人王氏耐焉夫人太子中舍果之女賢慧靖淑雅有法度及
寡居益自晦重素衣一食以終身焉蓋後仲通六年而亡仲通嘗
生二女皆夭卒無子以兄之子孝和為嗣仲通平生相知之深者
予故將葬其家以誌文來屬其可辭乎銘曰

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
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可學兮所貴者資便儂皎厲兮
去道遠而展矣仲通兮賦材特奇進復甚勇兮其造可知德何完
兮命何虧秀而不實聖所悲孰能使我無愧辭後欲有考觀銘詩

張天祺墓誌銘

張載

哀哀吾弟而今而後戰兢免夫有宋大常博士張天祺以熙寧九
年三月丙辰朔暴疾不祿越月哉生魄越翌日壬申歸柩大振
社先大夫之塋其兄載以報葬不得請銘他人手疏哀詞十二各
使刊石置壙中示後人知德者博士諱戩世家東都策名入仕歷
中外二十四年立朝蒞官才德美厚未試百一而天下聳聞樂從

莫不以公輔期許率已仲尼踐修莊篤雖孔門高弟有所後先不幸壽稟不遐生四十七年而暴終他館志享交戾命也奈何治其喪者外姻侯去惑益節賁及壻李上卿郭之才從母弟質京甥宋京攀號之不足又屬辭爲之誌

商瑤墓誌銘

張耒

公諱瑤淄州人曾祖重進祖文俊皆不仕父餘政贈大理寺丞君登景祐元年進士第爲萊蕪單父縣尉臨沂縣令知下邳縣簽書平定軍判官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卒年五十至和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也階至承事郎勳爲騎都尉君少博學爲文詞豪健貌魁傑嚴整不可犯而平居樂易長者也單父多盜君以策鉤獵梟絞且盡盜怨毒入骨罷官還鄉次大澤中一夕有叟密來語曰林中有惡少年十數操利兵而伏期今日必殺單父尉是君非耶君從者懼欲亡去公執弓矢徐出有大木去百步許望之中有空焉公謂其人曰我爲若射彼空者再發皆中之林中惡少年

大懼爭先遁其治下邳決訟多辨諭勸說之不盡臨以法民始鬪怒中忽喜悟相與請平者常十七八老猾吏旁瞪視不得刺手父老戒子弟曰若忍犯此令乎富韓公守青州聞其治狀數委公決難事始君爲包孝肅公知韓忠獻心器公見必訪以世務而公無所苟合貴人終不肯出氣力引摯之其胸中不少概見而死矣先妻劉夫人繼室王夫人封壽昌縣君三男子皆已卒一孫求之舉進士女二人曾孫一人尚幼公之從子太學博士倚以元祐八年十月日將葬公淄州萬年之原以二夫人祔而博士又以公之爵里行事告于著作郎張耒曰子史官也凡世有善而無傳則子有罪未不敢辭乃爲詩使刻石墓中曰
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或宏其聲而中乃枵窾實靡訂孰昧孰昭有淄商侯甚蓄不施時棄其直則已光輝彼下人逢位下固宜嗇不使年造物則奚

唐充之墓誌銘

陳瓘

充之姓唐氏諱廣仁充之字也其先幽州人自石晉割地至五世祖始得從歸滄州樂陵咸平中曾祖克勤被詔試武藝授三班借職以天雄軍管界巡檢使卒於官因家焉遂為大名內黃人祖中立大名司法參軍父愈喜儒士自充之五六歲時訓以詩書浸長使從學于外充之能擇交游言行謹飭讀經史講義理亦長於科舉之習中元祐六年進士第調乾寧軍司法參軍界河驛有殺略人者守將械送獄俾鞠之疑其誣服以白守守不信方趣決不已而霸州獲真盜然後釋無罪者凡四人後為常州錄事參軍部使者聞充之在乾寧有審克之譽部有疑訟多以屬之充之所辨正合人情者非止一事改官制授通仕郎以薦者及格當改官坐元符末上書命格不下調監壽州開順口鹽礬酒稅未赴丁母憂服闋監蘇州酒稅務郡守李尚書孝壽治尚峻猛不任僚屬充之權幕官敢與論曲直蘇人多賴之後守盛待制章於充之為姻家初與充之善郡人朱氏有勢焰守所歆慕眾皆帖帖屈隨而充之一

切自異著憎慢之跡守不能堪眾或怒置充之于獄吹毛無實以酷酒點饒為罪充之既廢貧困不能北歸居楚之寶應益以讀書教子為事又七年以疾卒于家宣和己亥五月丙辰也以某年某月某日甲子葬于揚州之某地充之娶張氏中散大夫某之女子男四人曰激曰濬曰渤曰洪女四人長適從事郎趙枋餘未嫁初充之客寓寶應苟營屋室而勉竭其力以擇葬地于維揚躬詣內黃啟祖考之攢迎護以來將卜日歷蓋犇走自效服勤累歲未克遷奉而充之得疾卒矣今其子激等既葬充之又率先志併襄大事使三世窀穸之事訖無可憾亦可以見充之身教之遺美矣激等遣人自寶應來南康以呂本中所狀充之之行求銘於權書辭慘切且曰先人疾亟時嘗問曰居仁約訪我尚未到又嘆曰我欲一游廬山今不能矣諸孤不肖摧割待盡念欲畢聞餘訓永不可得維行狀既獲所屬而礮石穴土以需于掩壙之後者將孰請而可乎居仁本中字也正獻公之曾孫言行有家法其所敘次皆

可考證其載充之教子之言曰涑水文正公嘗謂平生無以過人
但事無大小皆可使入知爾汝曹不可一日忘此語也睢陽劉公
嘗謂充之材用有餘遽聞其死嗟惜不已嗚呼可達可壽而廢斥
天短豈非命歟其所厚善率皆遲鈍迂闊之士於其歿也能相與
戚嗟而已悲夫銘曰
木搖難栖波涌莫濟樵蓑積勞未穰而逝飢穰天也人豈能違奄
忽不俟豈唯我悲

任宗誼墓誌銘

劉 跋

公諱宗誼字仲宜姓任氏贈尚書司封員外郎諱肱之曾孫尚書
工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尚書諱子輿之孫太常少卿致仕贈正
議大夫諱粹南陽郡太夫人尹氏之上世故為博平人尚書公
改葬於鄆因家焉公以父任為太廟齋郎調隴州隴安慶州合水
二縣尉親喪服除調濱州司戶參軍亳州鄆縣令用薦為宣德郎
知曹州乘氏縣不赴簽書鎮海軍判官事管句京東轉運司文字

轉通直郎通判南平軍不赴監真州轉般倉轉奉議郎賜緋魚袋
通判水寧軍不赴轉承議郎通判沂州 今上即位恩轉朝奉郎
朝散郎管句宮觀以沂州督捕賊轉朝請郎轉朝奉大夫通判秦
州不赴除知淄州借紫加勳騎都尉大觀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寢
疾終於家享年五十有九公闊達好義有氣略少時浮沈閭里泛
愛下士人樂從之游既孤葬昏仰食貧甚至鬻其產嘗用遂屈公
曰差易耳塵力治生調度織齋居數年復其產如初鄉人奇之宗
族賴焉天性明吏事在官務核實不肯便文自營所臨可紀鄆有
民椎埋剽劫敗則行錢詆讎數得脫前令不能制公因事殺之以
徇有盜羣行入境微得其處會尉不在公部分方略以授主簿曰
往取賊授賞以君有母故為公得主簿感激如公教盡獲之遂先
公改京秩沂某氏子坐小法當受笞公審其可教爭於州將以贖
論是歲遂預鄉舉真州倉室屋七百區費大莫敢任葺事歲霖雨
壞米至萬計吏夜徙棄水中以滅跡公大撤而新之計司咨費公

曰倉雖在真本漕六路聚米以供京師則費宜均賦之六路眾是
公議上之朝遂著為令在濱攝滄之樂陵令在鄆攝須城令治行
皆如在鄆凡民訴久不竟若冤不能自直者隨其要害躬為鐫諭
無不歎服日所受書檄與凡小治訟區處立決廷無留事獄戶可
羅雀豪惡吏屏氣竟歲無敢犯或云為政必鋤猾吏奈何并容公
笑曰懦令倚吏以辦又憚其縱則橫倚撫之是滋使籍以蠹民且
去一猾吏得一猾吏今予奪在我吏供筆札奉案牘而已何謂云
云前後所辟薦公皆名士偉人其與人交傾蓋不疑不為回隱小
不可輒以告然資樂易喜賓客酣飲笑噱恢然無忤人更服其長
者晚尤好書閱古今評其人得失以自致其意領宮觀歸家趣供
具召親屬故舊無虛日嘆曰老矣無所用如某人治某事我雖老
尚能兼此人數輩雅知公者亦多以為信云方朝廷察公行能優
除便郡未赴感疾不起壽不滿六十於戲惜哉娶尹氏南陽夫人
弟之子封壽安縣君子男四人義之獻之允之延之皆舉進士義

之以公遺奏授假將仕郎女七人嫁王譽郭儔士廉張平張大辨
謝敦頤儔右班殿直敦頤假承務郎餘皆舉進士一未嫁孫男七
人以大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葬須城縣黃陂鄉之劉村先塋之
次跋皇妣魯國太夫人正議公中女篤於同氣之愛憐公幼護視
之尤厚南陽君於諸外孫愛某特異躬自鞠育跂又少公四歲相
與嬉戲俱從我先公授書學丁壯昏宦出處相先後雖舅甥有舅
弟之好焉諸孤謂知公無如某者請誌其墓謹論次如右為之銘
曰服周於身棺周於服刻石表文以為之槨度三之一得其函深如
函之深為之蓋博其封可隱其坎可席從先大夫歸此真宅

王公旦墓誌銘

滕宗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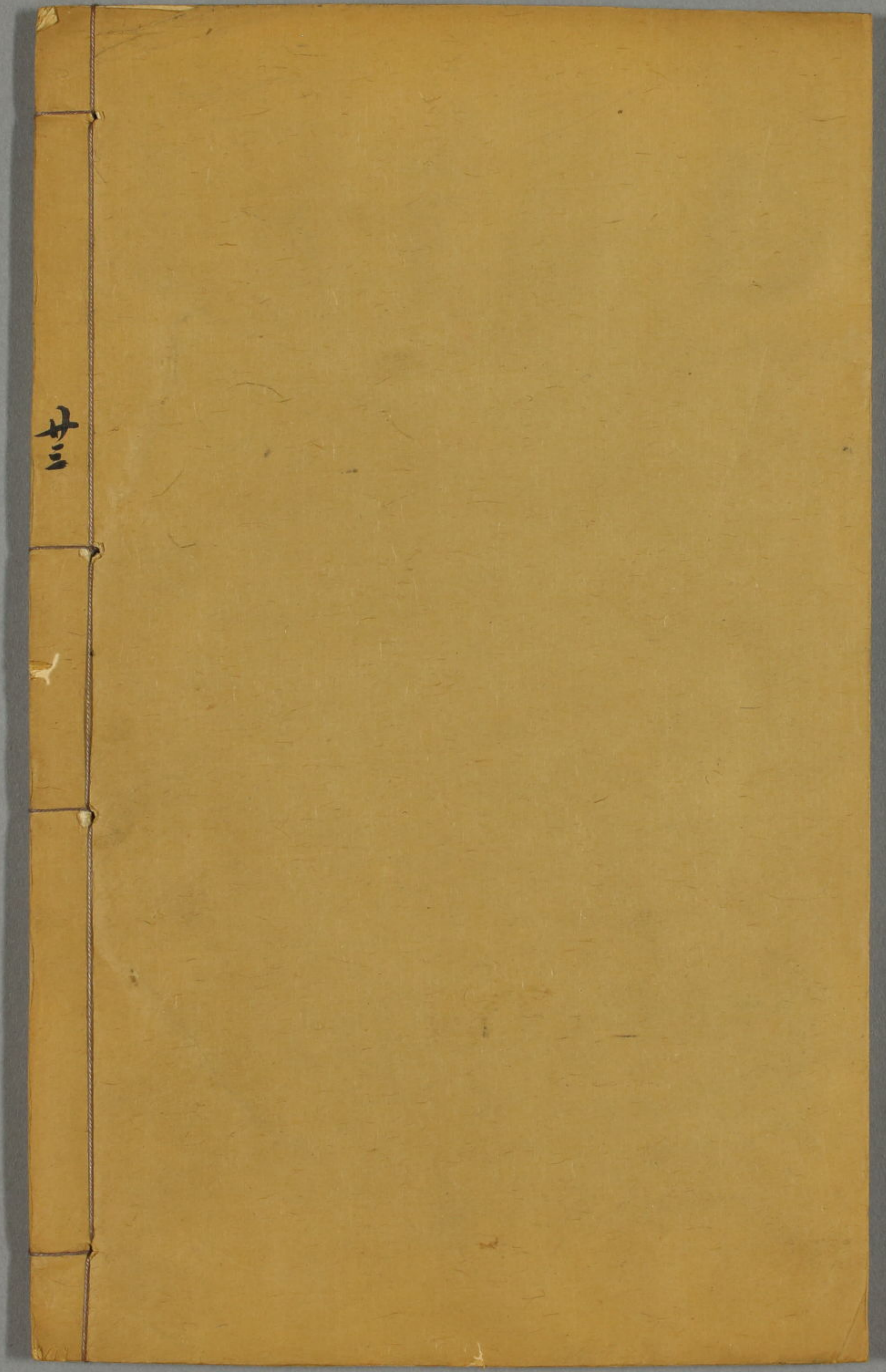
夫文灼於外而鈞名駕說重疊于時者欲其潛愛想於心術汰勝
尚於意表亦以鮮矣道行於官而欲至心得光顯當朝者求其敦
潔而恥浮澹進而勇退厥惟艱哉其有體真師常先行後學進退

蹈道終始可述則見之於太原王公焉公當 眞宗皇帝世以縣
佐吏有文選入閣下隸崇文院典理 御書日以進用立朝侃侃
居羣以和人推爲長者出牧五郡所至職辦因俗爲政不務曠察
時號爲循吏 今天子明道建元之初抗章引年朝廷不欲奪其
志許以本官致仕命一子自布衣試祕書省校書郎蓋所以享耆
德而嘉廉退也得謝之後疏林壑以放志治丹石以侑疾接鄉里
以信順訓子弟以端孝嗚呼昊天不憖弗報永齡以景祐二年九
月十一日考終于建陽縣羣玉鄉崇德里之第享年七十四明年
二月葬于所居之南山顛也公諱昱字公旦世家于建陽會祖礪
祖樞考綸皆蘊龍德生值唐季四海圯裂葆光全素羨慶厥後由
公之貴烈考贈尚書度支郎中母封南陽縣太君劉氏繼母丁氏
封清河縣太君公才具夙成年十八歲以文行高妙爲本郡舉首
咸平初登禮部上第除舒州桐城縣主簿陞大理評事再遷殿中
丞改太常博士轉尚書屯田度支二曹員外郎典職崇文院祕閣

知柳州坐鄰郡大賊奔佚界上捕之不時得黜臨江軍監新塗縣
酒稅內徙楚州監鹽復知南康軍召還隸職中祕出守潤州逾年
移牧武昌再丁內艱以度支郎復吉居閣下歲久以便鄉里求知
邵武軍得之遂老于家夫人嚴氏早亡繼室仁和縣君沈氏左右
君子動循禮則子四人長曰楷前漳州長泰縣令次曰格汀州司
法參軍次曰栩太廟齋郎次曰杞今校書也女三人長適嚴氏次
適范氏次尙幼宗諒接公之德舊矣嘗宰武陽居公治下公晚以
少子結義於子諸孤之將議葬也使家老狀公之行千里重趼且
來乞文以誌神隧紀信示遠子不讓也宜矣晏詹嗣而銘曰
建水之靈武夷之英猗歟王公才爲時生賢推仕漢帝選登瀛直
如朱絃瑩若壺冰出守藩方入趨臺閣德化優柔文鋒錯落播在
民謠賡于聖作辭絕累句言無宿諾致政於君歸全返眞雅合天
道光昭摺紳有典有則不緇不磷壽鍾五福慶延後昆隱隱南山
悠悠東渚草沒新阡煙昏拱樹勒砥礎兮識太原君子之墓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四

Blank manuscript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本